

江陵县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地带过渡的山区 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湘西瑶

山民们一直生活在贫穷饥饿 闭塞落后的深山峡谷中

以雷挺为首的县委 县政府

一班人 面对贫困落后的现状 励精图治 不畏艰难 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风格独异的吊脚楼 九曲回肠的

麻石小路 柔情缱绻的湘西民歌 古老纯朴的民风民俗 少数民族特有的婚俗与情爱……

阅读小说 仿佛走进了湘西厚重而迷人的画廊 领略到一道又一道

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景 江陵县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地带过渡的山区……



湘西谣

苏弘毅题



邓玉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谣/邓玉香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02-004784-X

I. 湘… II. 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699 号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李 博

湘 西 谣

Xiang Xi Yao

邓玉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1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5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4784-X/I·3678

定价 30.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为农业、农村、
农民做出艰苦努力,付出心血的基
层工作者。

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三湘又添新才俊(序)

邵 华

湖南省土家族青年女作家邓玉香,继作家出版社出版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月色温柔》之后,又一部近五十万言长篇小说新作《湘西谣》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我抽空读完小说清样,其醇厚悠长的地域文化韵味历久挥之不去。

这是一部描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湘西江陵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小说。以雷挺为首的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面对江陵县贫困落后的现状,励精图治,不畏艰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湘西谣》与其看作是一部虚实相结构的小说,毋宁看作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记录。

翻开《湘西谣》,仿佛走进了湘西厚重而迷人的画廊,风格独特的吊脚楼,九曲回肠的麻石小道,柔情缱绻的湘西民歌,古老纯朴的民风民俗,少数民族特有的婚俗与情爱,无不如诗如画如酒,读之有味,品之清甜……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只是单纯地描述出了一个又一个湘西边陲的动人故事,浓墨重彩地涂抹出了一道又一道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景,而是将一支饱蘸人文精神与生活激情的笔,深深地扎进湘西的大山深处,扎进人的心灵深处,蹚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发掘出了一种倔强、勇武、进取的民族精魂。这就是体现在江陵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身上的密切联系群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忧

乐,锲而不舍、不畏艰难险阻的豪迈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多少年来,人们常常怀着某种偏见,用一个“蛮”字来形容湘西人,或者用以概括湘西人的全部风貌——这多少带有一点贬义,读完此书,我们方才醒悟到,“蛮”字正是湘西人的生存奋发之维,它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词汇!单就湘西土家族与苗族历史沿革而言,在那种严重缺乏生活资源、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倘若缺乏这种不畏艰难险阻、锲而不舍的“蛮”劲,实在难以想象这些少数民族在怎样的生活空间艰难生存;实质上,正是这种与生俱有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才使这些少数民族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也使这种独有的民族精神得以彰显,并使之迸发出新的无以阻挡的自强不息的力量,才得以出现了今日欣欣向荣的湘西!

捧读此书,我们不难看到当今时代“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源泉在湘西山区形象化的体现。作者精心塑造的一连串典型人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大多能真正做到心系人民,为民办事。当今,我国还有很多基层干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忠诚地实践“三个代表”,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所提出的要大力发扬当年“艰苦奋斗”精神,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然而,我们的基层干部如何在新形势下因地制宜,凭借自己的优势求发展,改变目前农村依然贫困的面貌,江陵县过去所做的工作或许有所借鉴。这正是作者邓玉香创作《湘西谣》的目的所在。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自古湘楚多才俊,近、现代文艺湘军更是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占据着重要地位。本书作者邓玉香来自文艺大师沈从文、黄永玉的家乡,也是继文化名人翦伯赞、何纪光、孙健忠之后的三湘地区第四代优秀少数民族作家。她是一个吸吮着土家精髓、土生土长的湘西青年,靠着湘西女子的执著与勤

奋,靠着湘西人特有的禀赋与灵性,步入了作家的行列,更是全国为数甚少的农民女作家之一。其痴心,其顽强,其智慧可嘉可表。我作为一名文化人,对湖南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能在自己的故乡发现这样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甚感欣慰。值此书付梓之际,乐为之序。

二〇〇四年六月八日于北京

楔 子

江陵县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因受雪峰、武陵两大山脉运动的影响和印支、燕山多次运动的波及，形成南北高起，中间陷落的江陵峡谷地貌。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中称“江陵乃五溪（熊溪、茷溪、满溪、辰溪、酉水）交汇之地”，上航川、黔，下行湘、鄂，故有“五溪通衢”之誉。秦代，始皇建黔中郡治江陵后修筑驿道，江陵居其中，上蔽川、黔、滇，下遮湘、广、鄂，历为“湘西门户”，幅员居全省首位。境内山峦重叠，溪河纵横。

走进湘西，犹如走进十八世纪的西方童话世界。

立于山谷，陡峭无序的悬崖把你的视线孤立成碗大的天与地，连绵不断的山峰翠绿、淡绿、黛绿无穷地变幻着，与云霞汇于天际。山上是密密匝匝的古藤古树，山中多豺狼虎豹，且山中的洞穴多被当年的“土匪”、“棒客”（强人）凿洞成串。山路上行人的“哦—耶”声回荡着如敲响的一座古老的神钟。高高耸立的山尖上，行人将树木、枯草烧得殆尽，袒露出一块绿色的草坪借行人憩息。草坪边那块被越山人爬得光溜溜的石头半裸在那里，一头伸出了峰崖，石头上被过山人踩成一个个坚实的凼。

山顶峰和山腰间渗出的泉水“叮当”、“叮当”，继而又融为一体，扭成一根麻花状，汇成小溪。无数条溪流漫过枯枝、穿过岩孔，时而合在一处形成千军万马，赶着沙、石、岩，奔腾向前；时而形成瀑布，似有羽扇闲情；时而又形成无数条单线轻骑，把座座大山雕

刻得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或若绵绵延延，或若直指青天，或若微襟髯须，或若满目峥嵘。

倘若你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在树林边或半山腰伸出的一座吊脚楼，就能将你弄得昏头转向，辨不清东西。人在崖边走，伸出的吊脚楼就坐落在头顶又似乎悬于空中，有时站在吊楼的围栏上的女孩还望着陌生的山外人笑呢！这些山民依水临涧而居，有的村寨十来户人家聚居一处，有的则星星点点散居着，但寨子大都掩映在树林里，与大山融为了一体。

这里的山民大多“伴日而出，随月而归”，苦守着山间那块巴掌大的稻田。“六月小菜是笋子”是当时的一句时令语，春天便伴着笋子一起生长，接着便是播种、插秧……山间的草丛、树枝间随处可见一条条如千脚虫的山路，若在山垭口，你稍不留心就会走反方向。不过，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山民把这大山中的山路如一幅地图默记于心。

山里人勤劳，山里人朴实。在这些山民心里，种田纳粮税，开山纳林税，天经地义。每年秋收后便是交公粮。山民们先是将没有一粒秕壳、黄澄澄的谷子装进布袋再放在背篓上，再背上背篓。女人则在男人的背篓下面放上几个路上充饥的蒿子粑粑，然后就上路了。他们爬山的样子像蚂蚁，他们日夜兼程穿行在高山深涧中，几多峰回路转，几多环山绕水，但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将公粮如数送给区政府、县政府，送给国家。俗话说：“八日送粮，十田街。”问一问山民，这条山路究竟有多长，问一问这座座大山，大山的这头通向何方，那头又通向何方？山民不知道，大山也不知道，山民们默默地走在这大山里，一代又一代。

山里人苦，山里人累。山外的世界啥样精彩，山里人摇头说不晓得。他们与连续不断的运动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兄弟，“土改”、“整风整社”、“斗地主”、“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他们说：我们很饥饿，我们的肚子还是空的。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这里的

山民吃着上餐,盼着下餐,以至于挖完了山中所有的葛根。他们无怨也无悔,他们感激的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做主人。昔日的租粮与今天的公粮不一样,今天送公粮的感觉心情爽,脚步快。而超送的余粮再购回食盐和半斤白糖更是一件令全家人高兴的大喜事。他们欲望不大,性格乐观,懂得苦中取乐,于是不由得唱起了山里无名的歌谣:我的妹妹我的乖,人多口杂莫相挨,有事要装无事样,神仙下凡也难猜……

山下是溪流,千万条溪流汇合的地方,那便是沅水河了。一夜之间便飘来一叶舟,穿行于河两岸,伴水涨水退,随日升日落。

离河北岸百十米的地方是江陵县委、县政府的机关所在地。这是一座古老的山城,在这僻远的山区却显得异常繁华。山城有四座门,门上建谯楼串房,东为朝阳门,西为通河门,北为拱辰门,惟有南门有三道,上南门名环碧,中南门名水星,下南门名沐波。《水经注》载:“施水北流会于沅,沅水又东迳江陵县北,汉故顷侯吴阳之邑也;王莽改曰江陵县,北枕沅水。”又载:“沅水又东迳县故治,北移县治,县之旧城,置都尉府。因冈傍阿,势尽川陆,临沅对酉,二川之交汇也。”这里的“县之旧城”亦为江陵县城。

这一年的秋天,当漫山的果实熟透,遍山树叶橙黄的时候,粮食——江陵县七十万人赖以生存的主粮,成了全县人关注的焦点。

秋前的一天,从湖南的平原地区走来一位四十余岁的汉子,国字脸,又浓又黑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智慧的眼睛,从眼神中可以读出了他性格中的自信、执著和坚定。他的身体呢,健壮得像一头牛。他出县城,进村寨,访民情。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整个三个月的九十天,九十天啊,九十个日日夜夜,他穿烂了整整四双“解放”鞋,穿烂了一件新棉袄,那件崭新的军用短棉袄被汗水浸透了又烘干,干了又湿,一次又一次,九十天后,揭开棉袄,内面的棉絮竟变得似一团豆腐渣。在灯下,汉子的妻子默默地往棉袄里铺新棉,然

后细细地缝着针线,缝着缝着,她的眼泪就不断地流了下来。

这个时候,这位汉子正在向省委书记全面汇报江陵县的情况,省委书记的心情显得异常沉重。

这个汉子名叫雷挺,是新上任的江陵县委书记。他坚挺着胸脯,昂着不屈的头:我要当好这个家,做个好班长,带好一班人。挑战贫穷,与艰难抗衡。解放禁锢的思想,改变山区落后的面貌,让科学与文明走进山里的每个村村寨寨……

—

初夏，江陵县沅水河两岸的人们早早地吃过晚饭，然后扛着躺椅，拿着蒲扇，三三两两地踱向河边的树木里，大家在一起诉说着各自的家常。孩子们大多光着上身，穿短裤，跟随在大人的左右，还不时地四周乱跑；还有的孩子和青年人聚集在水边石块上观望河水，有的孩子一个猛子扎入河里，远远地从水里伸出头来，吓大人们一大跳。

渡船，往返于河两岸，时而传来行人上岸时的催促声，把降入黄昏的河岸渲染得有些烦躁与疲倦。江陵的夜就这样降临了。

江陵县城的河对岸是连绵的群山，山里寂静得隔河连鸟的啾鸣声都能听得清晰明了。偶尔，从山里的村寨里传来几声汪汪的犬吠声，荒山野林里不时还传来狼嚎声……

因为白天做工夫，晚归的男人和女人吃罢晚饭便躺在床上睡觉了。

“今年的雨水大，不晓得乡下我娘她们的日子过得怎样？都快九十岁的年岁了，还爬坡上岭挖葛根，不知哪日才是尽头。”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少埋怨些，最近县城里新来了一位书记，据说他是全省有名的好干部，能力强得很呢！”男人说。

“调来调去还不一个样，苦的是老百姓，累的也还是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没饭吃！睡吧。”女人不再唠叨了。

嫁到城里的女人仍然惦记着乡下的亲人。

雷挺接任江陵县委书记时，几天几夜吃不香，睡不安，坐不宁。老书记左康临走前的一席话令他回味无穷：“小雷呀，江陵是座古城，江陵这个县是湘西的僻远贫穷县。虽然穷，但有它的优势，土地宽广，资源丰富，民风淳厚。然而，历朝历代以来，这里重人文而不重经济，所以一直发展缓慢。过去的日子，我没有建设好这个家园，内心惭愧得很，但我很留恋这个地方，望你把这个地方创造好，建设好。”左书记说完这些话，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无限的眷恋离开江陵县到省城赴任了。左书记的话意味深长，每句话力重千钧。在江陵的这些年来，左书记为了江陵的发展，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这块土地上，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陵县建设成了一个逐步走向文明和发展的县，后来这个被誉为农业专家的书记，听从组织的决定，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地方。老书记的临行嘱托令雷挺感慨万千，深感担子重大。

雷挺翻开江陵县的历史认真地读了起来——

溪山重叠，步步皆危；

山多田寡，土瘠民贫。

读到这里，他放下书，抬头眺向远方。

这是一块厚实的土地，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山在等待，地在等待，水在等待，人在等待，等待一位勇士来开拓这片河山。

雷挺的思绪穿越了江陵数千年历史的苍穹——

江陵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已有先民农耕渔猎、繁衍生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越长江南下，其战略地位日渐突出，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秦置黔中郡。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置江陵县。

高后元年，封长沙王子吴阳为江陵顷侯，加强对江陵的统

治。

东汉起,江陵成为百姓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斗争频发地区。

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前47)冬,五溪精夫相单程聚众起事,震慑朝廷。以后反抗代代不绝。

封建统治者除对百姓反抗进行血腥镇压外,还采取很多控制措施。元嘉元年(151),土著人詹山率数千余人举事,“拘县令,屯深山,焚税册”。

吴。黄龙三年,潘承明督军五万镇压五溪人民,反复攻击、杀掠,历时四年,俘斩数万人。

隋文帝以“江陵多杂蛮左,其僻处山居者,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废江陵郡”,“置辰州以处蛮”。

唐初,朝廷为恢复隋末陷于凋敝的经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手工业具有相当规模,缫丝、制衣、木作、造船、建筑、铁作、制陶、砖瓦、造纸业盛行。

北宋时开垦环山梯田,水稻种植上山,兴建水碾、榨坊。

元世祖开通京都至云南的驿道,江陵县设五座驿站。至元二十年,“九溪十八峒”反元,废各朝政令。

清杨升庵谪戍云南,经马底驿,写有“带月冲寒行路难,霜华凋尽绿云鬟,五更鼓角催行急,一枕思乡梦未残”的诗句。县内设书院,读书之风兴盛。

后,自称“果熊”的五溪苗民、土家人为避朝廷羁縻改为汉民。道光年间,数千苗民合款(杀牲、聚众议约)抗租。

民国年间,特大干旱,全县饥荒,饿殍遍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无宁日。

抗战时期,江陵成为正面战线的后方重镇。抗战后,江陵工商日趋衰落,且通货膨胀,人民极度贫困,又兼兵匪抢劫,商店倒闭,田园荒芜,经济凋敝,人民衣食艰难。

兵灾战乱的同时自然灾害接踵而来。

西汉河平二年，四月，冰雹，大如斧，飞鸟死。

唐永贞元年，夏，江陵地震，山崩地裂江溢。

宋乾德元年，大水。

明弘治元年，夏，百日无雨，大饥，民食树皮，积尸横道。

清顺治五年春，大疫。顺治十八年，四月大雪，深五尺，五月大水，七月大旱，饥人相食。乾隆三十年，大水复大旱，民食艾叶、葛根、石蒜、树皮等延命，饿殍无数。道光二十九年，连年水灾创伤未复，年内百日淫雨，饥死者枕藉成列，有村舍空无一人。

民国十八年，水、旱、虫、风交替为害。农户多颗粒无收。

解放以来，仍有大水、大旱、冰雹、冰冻、虫灾袭击着江陵县。

.....

江陵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江陵聚居着一群顽强的山民。

雷挺仰着头，喉咙哽咽，泪水溢出眼角。“使民衣食有余，衣食有余……”他反复重复着这句话。

这是一个漫长难熬的夜晚。

早在入夜前，雷挺在野地里刈来一把艾蒿，再绑上些稻草做成一个烟包，点燃后，烟包便喷出一股呛人的烟雾，他握着烟包在木楼房的每个角落着实地舞了一番，蚊子是少了些，但也管不了多久，不到个把时辰，木楼房里又布满了蚊子的“嗡嗡”声。

雷挺睡不着，他披衣起床，一边来回地踱着步子，一边思考着问题。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何把握江陵历史发展的脉络，正确认识江陵，兴利除弊，避短扬长，创其所无，科学决策江陵的未来呢？坐在房内只看历史不行，只看资料也不行。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有必要亲自下去走访，掌握详尽的一手资料。

雷挺要去找柳文忠。

走出木楼，他抬眼四顾，发现这里很静，偶尔听到几声虫鸣声。这里是县委、县革委会机关工作和住宿所在地。这个所在位于古城南街，临江倚岸，四周树木掩映。机关房屋建筑分为三种。住宅为木质层吊脚楼，木柱高撑岩坎，下截不装木板；上截串枋成房与坪平齐，临江开窗，面街开门。办公房为砖木结构的围墙院子和窰子屋两种。围墙院子以矮墙围护，屋居中央，坪场宽绰，一家一院，自成体系，此院落过去为官绅商贾所有，后来被政府所利用。

夜空挂满星星，路亮不大，好在离县革委主任柳文忠的住地不远。

“咚咚、咚咚”，雷挺抬手敲门，问：“文忠在家吗？”

“谁呀？”柳文忠一愣。

“还有谁呢，老雷。”

“哎呀，雷书记，快请，快请！”雷挺顺着柳文忠的手势大步跨进屋里。

“别人说我牛呢，我看你更牛脾气，这么晚过来，有事吧？来，坐床上说。”

“是有事，睡不着。”说着，雷挺望了柳文忠一眼，眼神就凝固了。他环顾房子四周后又望着柳文忠。房子内陈设很简单，一床、一桌、二椅、一柜，除了日常用品外全是书籍、文件和资料。

煤油灯映照下的柳文忠显得很精神。他衣着整齐，上穿对襟白布褂，下穿蓝咔叽布裤，脚穿布鞋，腰束皮带；一把手枪装在牛皮枪套里，枪套拴在腰间皮带上，从枪托中露出包枪的红布；黄挂包挂在椅子上。“你不是相亲去了罢？看我。”雷挺边说边指着自己身上披了件衣服下身穿了条短裤的身子。

“不是相亲呢，每天都这样，形成了习惯。”柳文忠望着雷挺笑。

“今晚来同你商量一件事。”雷挺停了停接着说，“从明天起，我决定带秘书石红下乡搞调研，各区、社都去，掌握一线的情况，回来

后再理思路,同你把我县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下来。江陵偌大一个县,人稀地广,目前,仓库里无一粒粮食,运动还没停止,不稳定的话怕出乱子呢。”

“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不仅要掌握更详尽的县情,还要具体盘一下家底,做到国家、集体、家庭三兼顾。”雷挺听着柳文忠的话频频点头。

“这里的山路可难走,要带上枪,注意安全。要知道崇山密林中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呢!当然,还有女人。”说着,柳文忠又笑了。

“放心呢,只要有人带路,爬山上岭,我还是行脚。野兽嘛,猛兽也不一定很多,我们会提防的。至于女人嘛,遇上了好问路。要知道我的家乡桃花江也是出美女的地方呢!到时候,我做你的月老。”

“去你的,我已有女人了。”柳文忠冲着雷挺,“这次你带小石下乡会节省很多时间。小石是本地人,熟悉县情、民俗。要知道,一般的陌生人进山可难出山的呢!江陵是一个多民族县,有苗、土家、侗、回;布依、白、蒙、水;瑶、高山、壮、满;维吾尔、藏、黎等二十五个民族,光语言就叫你够呛的了。”柳文忠将县内的少数民族念出韵脚来了。“下基层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柳文忠又补充道。

“那是当然的,既然来这里,我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

“在江陵,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要数土家、苗、侗族了。这样吧,我讲一讲土家族的民族风情,以便增加你对江陵风俗的了解。”接着,柳文忠便娓娓道来:

住在江陵一带的土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千多年前,土家先民便在湘西广大地区披荆斩棘,开垦种植,繁衍生息,为开发湘西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约自五代甚至更前起,开始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以“毕兹卡”为族称,有本民族的语言,兼通汉文。土家族有自己的服装,改土归流前,“男女服饰不分,皆为